

八年抗戰無怨悔 ⊙ 數研所博士畢業生張員榮

特刊

六月九日接到淡江時報的賴小姐電話，希望我能在畢業前，發表一些在本校學習的感言。我衷心感謝賴小姐的邀請，更佩服她的獨具慧眼，因我實在夠老（已四十三歲了），在本校讀得更夠久（包含休學共計八年），也就夠資格來向各位讀者談談自己這段求學的心路歷程了。

身為本校「新八年抗戰」的歷史見證人，我要說的仍是「無怨無悔」四字。做學問本來就是勇往直前，義無反顧的。我從輔大數研所畢業後，即回到母校淡江新埔工專擔任教職。說到新埔，有一點也要趁此機會向各位讀者報告，此校乃由基督教臺灣聖公會創辦。本校張創辦人建邦博士就是聖約翰大學的校友，且擔任新埔董事多年，貢獻良多。

我在新埔擔任行政工作七年之後，一直希望能抽身離開行政工作，以免技藝不精，反倒被學生所淘汰。正巧本數研所博士班剛剛成立招生；不但給了我進修的機會，更給我一個離開行政工作的充分理由；我想這是我要深深感謝本校的。君不知我來到淡江校園重做學生，真是如魚得水，神采奕奕，好似年輕了許多！正是行政工作讓人老化，更多更大的行政讓人加速老化！

猶記得第一年來到本校，正值數學系胡德長教授擔理學院院長，他待人親切熱忱，卻也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這些在職進修的同學，在數研所唸個八年算是很正常的，只是不要像當年在美國唸書的那位中國大陸留學生，拿不到九鼎，我們數研所第一屆博士班研究生也真聽話，還真的都在第八年才畢業！在此奉勸學弟妹們少跟胡教授吃飯，否則在

桌上他一提到八、九年，可就要歷史重演了！當然，這子飯是個玩笑話。「追求真理，繼往開來」，本是每一個學生他應有的態度。我的指導教授李博士，就文論教授，他的指導教授，終於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學業。我相信，在漫漫學習長路上，良師與益友真會是扭轉前途的重要轉捩點。可喜的是二者我在本校都碰到了！

在本校後五年寫作論文的階段裡，真是經歷了酸、甜、苦、辣，每一篇論文寄出去，都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。期待它一旦被刊登，即順利畢業，害怕它一再被拒絕，又要另起爐灶。我想，人生亦復如此，總是在嘗試錯誤中鍊斷見光進，只是我們的韌性與毅力，是否經得起千錘百鍊的打擊，系試探！當然，指導教授的百般鼓勵，系上老師志中灰心喪志，系辦助理的精神鼓舞，在在使我見光！

畢業並不是學習的結束，它代表我們新學習的開始。一九四八年六月，一位軍官在以色列戰役中陣亡。在他的錢包中有一張卡片，敘述離別。上面這樣說：

「我站在海邊，一艘船在我身旁展開它的帆，在清晨的微風中，開始駛入海洋中。她代表了美麗及力量。我站在那兒看著她，一直到她變成一朵白雲，在海天交接處消失。有人在我身旁說：『看，她消失了！』。消失了？只是在眼中消失。其實她是一樣的存在，她的桅杆，她的運貨，都是與先前離開我時一樣的大。她一樣能載貨，運往目的地。她的消失，是在我心內，不是在她內。正當那人說：『她消失了！』時，就會有另一個聲音大聲高興的呼叫：『她來了！』這就是離別。」

經過了八年淡江彌足珍貴的學習，特別在校園中你我可能只是擦肩而過；似曾相識的我們共同分享了本校的人文地理、行政資源以及全體教職員工生積極營造的淡江文化；但我們也創造了淡江歷史，並塑造出一個共融的生命體，我想這正是身為淡江人的驕傲！

海明威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，把獎金全數捐給了古巴東部的一座聖母堂。有人問他原因，他說：「人要把東西捐出去之後，才算真正擁有了它。」今天，我們在此受教育獲得學位，唯有貢獻所學，才能彰顯此學位的真正意義，並賦予它永被肯定的價值！共勉之。